

【姬屋藏郊】老来多健忘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3760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37607>.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1 of 姬屋藏郊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8-30 Words: 5,609 Chapters: 1/1

【姬屋藏郊】老来多健忘

by Anonymous

Summary

代发，作者：鱼🐟

私设武王伐纣后活到寿终正寝，而殷郊死后没有封神。

一个老年武王回忆早夭爱人的故事，回忆与现实世界交叉进行。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一)

武王老了。

章禄跪在重华殿内角，听着文臣武将奏秉国事，而大殿之上，只有空寂的沉默。

于是章禄偷偷抬头看了眼武王，周天子窝在王座上，低头似在打盹。

武王真的是老了。

曾经的满头青丝化作枯槁的白发，游龙矫姿变得佝偻，在宽大的天子衮服下显得额外清瘦。

大臣们面面相觑，周公旦亲身上前，低唤一声王兄。

武王从梦中惊醒，浑浊的双目暗淡无光。他摆摆枯皱的手，示意群臣退朝。

章禄膝行上前，托住衮服下武王干瘦的躯体。殿外，春景渐芳，喧和未尽。新晋的宫娥梳着乌亮的发髻，低头走在融融

“你见到殷郊了吗？”武王唤住宫娥，声音苍老浊重。

宫娥们跪伏于地，瑟瑟发抖。她们年岁尚幼，只知前朝王室似为“殷”姓。只是武王攻破朝歌，生祭商朝宗亲，大火绵延三

“王上，您又忘了，公子郊在等您去放风筝呢。”章禄支着微跛的腿，哈腰道。

“对，殷郊在等寡人去放风筝，他在等着寡人。”武王衰败的眼角上扬着，语调轻快如孩提。

“走啊姬发，放风筝去。”彼时姜子牙佐翊姬发大破九曲黄河阵，大军得有几日喘息。那日春色大好，绿柳林立，燕鸣啾啾。

（二）

湖心小筑，姬旦跪坐案边整理奏章。春寒煞人，年迈的武王拥着锦裘歪在塌边，面色苍灰，骨瘦嶙峋。

原来王兄真的老了，姬旦长叹一声。

姬旦出生时，姬发已入朝歌为质，他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二哥的印象只来自父亲书房悬挂的画像和长兄伯邑考不厌其烦的讲述。可是真当见了朝思暮想的二哥时，年幼的姬旦被面前浴血之人吓得瑟瑟发抖。姬发回西岐那日，姬旦躲在母亲身后，看着姬发。“王兄，近来可还时常多梦难寐？”红泥小炉上煮着雨后新茶，隔着朦胧的袅雾，姬旦觉得在战场上征讨四方号令群神的兄长，竟有些陌生。武王不答，曾经俊毅的面庞爬满枯败的皱纹。

曾经的武王执拗于让姬旦为他解梦。他问，殷郊死后魂魄何在？他问，为何殷郊不肯来入梦？他问人死后当真有轮回？后来鬼侯剑断，武王亦不再问。

重华殿立着一方铜镜，映着少年天子威严的衮服和华丽的冕旒。“尚父，我……”武王在镜前扭转身体，想通过模糊的镜面看到自己的倒影。“殿下，如今，您该自称‘寡人’了。”姜尚躬身垂袖，曾经教他识人排兵的相父，站在长阶之下，与他隔得很远，身体俯得极低。“对，寡人，寡人！”至高的王权之侧是至深的孤寂，曾经明媚鲜活的少年，终究成了孤家寡人。

“尚父，寡人要开榜封神，你说殷郊，寡人要封他何许神位？”武王手持封神榜，目光灼亮得望向姜子牙。

“他性格洒脱最不愿受拘束，依寡人看，封个‘风神’自是极好。”

“或许‘灶神’亦可，他从小嘴馋，行军打仗也要偷偷塞一包干果小食，封他个‘灶神’，让他每天都吃上百姓供奉的第一口饭。”“不不不，他最是舍不得他母亲，倒不如让他做个太阴星君座下神僮，无须应卯轮值，只日日陪在母亲身边罢了。”

武王或皱眉或摇头，自顾自喃喃着。

姜子牙只低头不语。

“尚父，为何不言？”武王嘴唇抖动，声线颤抖。

“罢了，寡人自行做主，就封他……封他做姜王后座下神僮。他不愿来见寡人，就让他以太阴星宫待着吧。”武王似说服了自己。“殿下，”姜子牙伏在地上，叩首道：“殷郊肉身尽毁，不可入榜……”

“不，尚父，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武王踉跄后退碰翻铜镜，碎裂的镜片割裂武王孤寂的倒影。姜子牙似有不忍，良久，看着曾经万军压阵而色不变的武王，伏在王座之上，宛若一尊死寂的泥偶。

（三）

金鳌岛十天君共布“十绝阵”，誓杀叛商贰臣。

阵光所及，白骨颓、血水倾，冰锥化骸、烈焰灼灰。绝情、绝爱、绝死、绝生。

中帐内，各路诸侯争执不下，姬发道：“敢问尚父，如何破阵？”姜子牙沉吟踌躇，闭目不言。

殷郊掀起一方帐角，帐外乌云蔽空，黄沙漫卷。十二金仙所筑金罩岌岌可危，伤兵皆相依委地，哀鸣久绝。“望请姜相明察，唯有封神榜所择天下共主，中元日以身祭阵，方可破之。”姜尚声音颓然，落在喧闹的中帐，如冰水入烹油热锅。哪吒拍桌道：“还有十日。”殷郊望向姬发，姬发回顾颌首：“十日，来得及。”众人皆摇头叹息。

自那后，姬发变得十分忙碌。月升星移，中帐内烛蜡剥落，姬发忙于排兵布阵，安抚伤残，谋筹来年军饷，规建战后法：“殷郊，何为天子？”姬发收束帛锦地图，问剪落烛花的殷郊。

“天子当布施仁政，怜恤万民。使百姓避战火，免流离，不蒙寒馁，不遭冻殍。”

“殷郊，我死之后，你要当一位仁君。”姬发神色温柔，“我死之后，你要活到七十岁，变成一个糟老头子。”

殷郊自垂眸不答。

中元节，周军皆缟素。他们在为举身赴死的周天子送行。

女娲庙，殷郊将两条红绸缎带各自束于他与姬发发间，“姬发，我们成亲吧。”

无三书六礼，无宾客亲朋。奉日月以为盟，昭天地以为鉴。^①二人对着女娲神像并肩跪拜。

殷郊将酒樽渡到姬发唇边，目光灼灼，“姬发，喝下它。”

暖酒入喉，灼烫心脾。能与相爱之人相知相许，姬发只觉虽死无悔。

发间红绸飘扬在殷郊脸上，姬发抬手想为他整理一下作乱的缎带，可手指尚未触及殷郊，就倏尔落下。

指尖发麻，浑身力气好似被掏空。

姬发喉间发苦，眼中闪过一丝惊恐。“殷郊，你在酒里放了什么？”

殷郊接住颓然软倒的姬发，小心将其放倒在女娲神像后，然后缓缓抽走姬发怀中的封神榜。

“殷郊，你要做什么？”姬发心中大恫，他拼尽全身力气，想拦住殷郊，却连嘴都张不开，只能发出绝望的粗喘。

“姬发，你别忘了，我也曾是封神榜选择的天下共主。”殷郊脸上无悲无喜，替姬发盖好披风，“记住你曾说过的话，当一位

“不，不——殷郊，不要如此狠心，不要这般对我！”前所未有的绝望死死攫住姬发，从朝歌的尸山血海拼杀回西岐的少年，可是殷郊毅然转身，奔向匿于黑夜的死亡——本该属于姬发的死亡。

姬发无声的哀嚎，他求天求地，求神求鬼，求女娲显灵拦住殷郊。他双眼蓄满泪水，死死盯着殷郊发间垂动的红绸，直直女娲神像面容端方，高坐云台，目光怜悯众生。

（四）

“啪——”

不知过了多久，一粒凝结的夜露从女娲神像坠落。水滴声惊醒怔然的姬发，他死命咬牙，身躯在泥地上扭曲挣扎，十指仅挪动数寸就耗尽姬发全身力气，他伏在尘土飞扬的地面，内心满是无尽的痛楚。终于爬上供奉女娲的案台，姬发早已：“咚——咚——”剧烈的疼痛钻遍全身，温热的鲜血遮住姬发迷蒙的视线。感觉到痛感驱散软麻，力气逐渐复苏，姬发踉跄寒鸦啼天，月辉清减，周遭都是死气沉沉的夜。

飞身于十绝阵中的殷郊是唯一明亮的光。

姜文焕拦住摇摇欲坠的姬发，不肯再让他靠近十绝阵半步。“滚开……”甫一张口的姬发便躬身猛烈咳嗽起来，心口处是尖锐风啸声如万鬼夜哭，金鳌岛十星君捏指作诀，十股旋卷的凌厉阵风化为一，阴风席卷枯枝残兵朝殷郊袭去。殷郊的青龙封神榜金光大盛，直直迎上飞转的阵眼。风浪倾山倒岳而来，斯须，风驻云歇，万籁俱寂。

殷郊似光束刺破浓雾，从空中悠悠坠落。

姬发呕出一口鲜血，他张开双臂，想接住他毕生的心之所系、贪嗔痴爱。

殷郊身死道消，化作漫天荧光，消散于姬发指尖。茫然的姬发胡乱抓着，只抓到满手空虚。

十绝阵覆，暴商再无回天之术。

鬼侯剑落，惊起一方尘土。

“天佑大周！”

三军爆发轰鸣的庆贺，所有人都在欢呼死里逃生的曙光。

“天佑周主！”

姬发眼神空洞，翻身上马，他无暇悼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爱人。

“杀——”鬼侯剑直指朝歌。

——“杀！杀！杀！”箭羽射断商旗，撞木冲破城门，烈火焚于鹿台之上。

鬼侯剑斩落纣王头颅，芒芒殷土，皆匍匐于周天子脚下。

（五）

周天子勤勉执政，与民休息，除在重华殿处置国事外，暇时都在湖心小筑休憩。

深夏，一场疾雨过后，天空依旧淅淅沥沥飘着小雨，丝丝清凉沁人心脾。章禄为太子姬诵撑伞，潦水未涸，匆匆脚步踩天水一色，苍青如洗。湖心小筑雕梁木檐挂着潺潺雨帘。水面清圆，风荷并举。亭亭如盖的荷叶上几粒未干的雨水圆圆：“诵儿，何为天子？”武王案前焙着新茶。武王不喜饮酒，闲暇宴饮皆以茶代之。

“回父王，自是民贵君轻，勤政爱民，方为天子。”姬诵跪坐阶下，不敢抬头。

“倘若有人不循周礼，生不臣之心，诵儿又当何如？”苍老的声音带着威严。

“依儿臣见，需遣使安抚，拟诏教化为上策。”姬诵声音微颤，混在霖霖雨声中。

“谋逆之人，其士族宗亲当如何处之？”武王闭目不见姬诵，枯皱的手指敲着案台。

“共谋叛逆者斩，余者自当……自当……”姬诵冷汗涔涔。周公旦上前，示意章禄送姬诵回去。

武王冷哼一声，面色不虞。姬旦用金锥翻动烹茶细炭，道：“太子真是温仁恭谨，瑞明景行啊。”

不知哪个字眼触动武王，武王抬起衰朽的眼皮，良久才道：“罢了，做个守成之君吧。”

武王继位二十载，北羌伯率族叛周。年逾不惑的武王亲征平乱。

北地多荒原，衰草枯杨接天而来。北羌伯残部被围困于芦花深处，北羌伯斜倚马背，卷刃的战斧指着高坐马上的武王。武王点头称好，不顾裨将阻拦打马上前。战马长嘶，一身玄甲的武王好似离弦的利箭，执烈地划破北地肃杀的秋风。兵战马跪伏于泥泞的沼泽之中，武王被重重甩在马下，倚着槐树干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下陷。满身血污的北羌伯笑得武王似不忍鬼侯剑被腥臭的沼泥玷污，将其抱在怀里。他看着北羌伯的斧头挟着杀气而降，脸上露出似解脱似希冀的笑。一粒孤寒的星子堪堪挂在渺渺夜空之中……

（六）

武王似乎身处一方仙境。山高雾低，眺望处尽是青翠夹道。风声如涛，冷月清辉透过横斜的枝桠倾洒下来。武王只觉得武王越跑越快，脚步轻盈，远处似有低语在呼唤他。终于越过层峦叠嶂的山头，武王看见一处明镜般的湖泊。微波粼粼湖心是一处透着暖黄灯光的茅屋，武王踩着湖畔软绵的细沙，涉过齐腰的湖水向茅屋走去。他临水自照，水面倒影中的“殷郊……”

柴门倏尔打开，殷郊身着青衿裾袍，如墨的长发披散着，不可思议地盯着眼前人。

“你怎么来了？”

武王卷起殷郊散开的青丝，将头靠在殷郊肩膀。“殷郊，我好想你。这么多年，你就一次也不肯来入梦看我？”声线发涩
“谁让你来的！”殷郊推开武王，浑身颤抖。

武王想牵起殷郊的手，却被无情甩开。武王执拗地怀抱背对他的殷郊，想要诉说这些年来无尽的相思。

“啪——”清脆的耳光落在武王脸上，殷郊声音疏离，怒喝到：“滚回去！活不到七十岁不准来见我！”

霎时山倾地陷，湖面化作黏稠的血泊，无数鬼手凄厉扭曲从脓血中生出。湖心小屋迸出万千星火，焚尽一切。

武王再睁眼，已是星斗罗布。北羌伯的首级怒目圆睁歪在一旁，鬼侯剑断裂两截，黯淡无光。

世人争相传诵，武王克北伯羌，误入泥淖，得鬼侯剑灵断剑救主。

有追随武王伐纣的老将认出，那夜北地槐树下，是一青衣身影从鬼侯剑中飘出，修姿玉立，似与二十年前以身祭阵的前
归城途中，西岐外的麦田涌跃着暗沉的金辉，夕阳从垄边坠落，麦垄上是一声声微弱的儿啼。武王下马，抱起冻得乌青

（七）

武王终究下令殓葬殷郊。

乌木灵柩内，只一褪色玄雀纸鸢，一半截鬼侯剑。

“咚——咚——”殓钉寸寸没入棺木，武王眼中的张扬霸气的光亮，也如同这钉子般，寸寸熄灭。

“起灵——”司礼监将不是很重的棺椁抬出湖心小筑。一滴尘封了二十年的眼泪，终于从中元日十绝阵下姬发的眼中，滑落
武王垂垂老矣。

他似乎忘了很多事，忘了幼时父亲温热的大手和母亲轻哼的吟唱，忘了质子营连营的篝火和冀州的朔风，忘了诸仙的灵
一骑快马从东海奔入镐京，身披缟素的侍官来报——东伯侯姜文焕，殁了。

武王疲惫的视线从窗外黛瓦转向报丧的侍从，喃喃道：“你见到殷郊了吗？”年轻的侍从一头雾水，他手持素帛举过头顶
年老的天子接过素帛，打开注视良久，突然笑道：“好，死了也好！”

湖心小筑，章禄正跪坐炉前添炭，虽是初秋，却已是残荷枯蓬，一片萧瑟之景。

武王的老眼紧闭着，披着大氅歪在软榻上。周公旦曾多次劝说武王，天寒露重，请武王移驾暖阁，但武王不应，日日守
珠帘后传来物体落地的沉闷声，章禄内心惊惧，拖着跛腿仓皇冲到塌前。滚落软塌的武王紧握双拳，巨颤不止。

名医术士鱼贯而入，又皆摇头退下。太子姬诵入朝监国，王叔旦佐之。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周朝臣民。

低沉的干咳从明红色的帐幕中传来，在幽冷昏暗的湖心小筑回荡。周乃火德，尚红。闾宫上下都换成明艳的红色，冲刷
武王吃力地张开浑浊的双眼，有气无力地问道：“寡人今年寿岁几何？”章禄跪坐塌前答道：“禀殿下，王上今岁六十有九
武王奇迹般的好了。他安静地咽下稠苦的药汁，蜷在被褥中。赤色深衣包裹着他早已骨瘦如柴的躯体。

（八）

各路鬼混似嗅到了武王死亡的气息，他们萦绕在武王帐顶，或讥讽或怨怼地望着无声老去的周天子。

“你恨我吗？”殷寿的鬼魂依旧高大，“恨我杀了你哥哥？恨我把持了你们八年的人生？”武王抬眼看了殷寿一眼：“你多行不
“冀州苏氏死于我手，那北羌伯呢？你不也是族灭北羌。你与我，有何不同？坐在这高位上，又有几分仁义道德啊？”武王

“天道？”截教众仙哂笑几声，“天道倘若真大公无私，既选择了你为天下共主，那殷郊又如何能替你去死？”三霄娘娘化为“女娲见我截教与阐教日渐势重，便弄出这什么封神伐纣，让我二教子弟自相残杀——姬发，你就是天道的佞鬼。”通天教主到底还是天谴还是女娲的障眼法。如若真有天谴，自让殷氏后代效仿成汤先祖，自焚祭天。殷郊既死，天谴自破，可你为武王不理睬那些癫狂的鬼魂，自睁眼到天明，望着冬阳滚上彩绘雕梁。

转过年关，武王愈发沉默。春色大好，清风徐来，绿水荡波，无数飞花徜徉于湖面之上。风花烂漫间，一个温润俊秀的“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武王声音沙哑，灰败苍白的脸上有了些许生气。

“我有听你的话，当一个仁君。我活到七十岁，活成糟老头子。”武王哽咽，“你瞧瞧，我都老成什么样子了？我好怕黄泉！”温润的身影微笑着摇头，明如春水的眼眸中满是心疼愧疚。

“这五十年来，我每天都在想你。”漫长的时光如文火烹煎着武王，将他千疮百孔的心揉出淋漓的鲜血。

武王如孩童般朝着那抹身影伸手，语气哀求：“殷郊，你带我走吧……”

青影拂开自在飞扬的落花，朝年迈的武王坚定地伸出手来。

继位五旬，武王薨逝，面朝歌而葬。

棺椁里高大却瘦癯的身体褪去袞服冕旒，枯槁苍白的头发扎着一根年代久远的红绸，交叠的干枯双手死死环住半截断剑。他不再是被天道裹挟前行的天下共主，也不再是被社稷万民架在权位上的天子武王。

他只是他自己。

（完）

注：①“奉日月以为盟，昭天地以为鉴。”取自端游《剑网3》道具“真橙之心”使用公告语，非作者原创。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